



皇極經世卷第十之下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皇極經世卷第十一之上 貴二

三 川 邵 堯夫 撰

觀物篇四十一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
 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
 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
 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凡言大者無得而過
 之也亦未始以大為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
 謂至偉至偉者歟天生于動者也地生于靜
 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
 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
 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
 則剛生焉一柔一剛交而地之用盡之矣動
 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
 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太陽為
 日太陰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日月星辰
 交而天之體盡之矣太柔為水太剛為火少
 柔為土少剛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
 之矣日為暑月為寒星為晝辰為夜暑寒晝
 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水為雨火為風土為

露石為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走感暑而變者性之走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走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走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走也感暑而變者性之飛也感寒而變者情之飛也感晝而變者形之飛也感夜而變者體之飛也草感暑而變者性之草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草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草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草也木感暑而變者性之木也感寒而變者情之木也感晝而變者形之木也感夜而變者體之木也性應雨而化者走之性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性也應雷而化者草之性也應露而化者木之性也情應雨而化者走之情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情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情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情也形應雨而化者走之形也應風而化者飛之形也應露而化者草之形

也應雷而化者木之形也體應雨而化者走之體也應風而化者飛之體也應露而化者草之體也應雷而化者木之體也性之走善色情之走善聲形之走善氣體之走善味性之飛善色情之飛善聲形之飛善氣體之飛善味性之草善色情之草善聲形之草善氣體之草善味性之木善色情之木善聲形之木善氣體之木善味性之性善耳飛之性善目草之性善鼻走之情善耳飛之情善目草之情善鼻走之形善耳飛之形善目草之形善鼻走之體善耳飛之體善目草之體善鼻走之體善鼻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靈于萬物不亦宜乎

觀物篇四十二

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備矣然則天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為兆物之物豈非一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為兆人之人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入之入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入之入者至人之謂也以至物而當一入人則非聖人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物一身觀萬物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物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功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順天時下應地理中徇物情通盡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時事者焉噫聖人者

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跡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之也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安知妄言者乎

觀物篇四十三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是知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萬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道之道盡之于天矣天之道盡之于地矣地之道盡之于萬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于人矣人能知其天地萬物

之道所以盡于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聖人能異乎萬民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則聖人固不異乎昊天者矣然則聖人與昊天為一道聖人與昊天為一道則萬民與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一世之萬民與一世之萬物亦可以為一道則萬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明矣夫昊天之道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有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于其間矣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物之府冬為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有四府者乎易為生民之府書為長民之府詩為收民之府春秋為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有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

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觀物篇四十四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易之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書之易者長生之謂也書之春秋者長藏之謂也詩之易者收生之謂也詩之書者收長之謂也詩之詩者收收之謂也詩之春秋者收藏之謂也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者藏長之謂也春秋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生收者修夫象者也生藏者修夫數者也生長者修夫仁者也長長者修夫禮者也長收者修夫義者也長藏者修夫智者也收生者修夫性者也收長者修夫情者也收收者修夫形者也收藏者修夫體者也藏生者修夫天聖者也藏長者修夫賢者也藏收者修夫

才者也。藏藏者，修夫術者也。修夫意者，三皇之謂也。修夫言者，五帝之謂也。修夫象者，三王之謂也。修夫數者，五伯之謂也。修夫仁者，有虞之謂也。修夫禮者，夏禹之謂也。修夫義者，商湯之謂也。修夫智者，周發之謂也。修夫

性者，文王之謂也。修夫情者，武王之謂也。修夫形者，周公之謂也。修夫體者，召公之謂也。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修夫賢者，晉文之謂也。修夫才者，齊桓之謂也。修夫術者，楚莊之謂也。皇帝、王者，伯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跡也。心跡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也。

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五伯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天自然者，無為無有之謂也。無為者，非不為也。不因為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

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為固，有者其唯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斯之謂歟。

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伯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為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為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己有之也。若已無己有，則舉一毛以取與于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況天下者乎？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己之天下者，其唯五帝乎？是故知能以德教天下者，天下亦以德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歟。

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伯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

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曰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曰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弒君耶？是故知王者正也，能以功

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焉，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歟。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伯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取與利不以義，然後謂之爭。小事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爭夫強者也。猶借夫名也者，謂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

仁無以守，業利不以義無以居，功名不以功居，利不以業守，則亂矣。民所以必爭之也。五伯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伯，伯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則五伯不謂無功于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

遠矣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于是乎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絕如纒奕狄不敢屠害中原者由五伯借名之力也是故知能以力率天下者天下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其斯之謂歟

夫意也者盡物之性也言也者盡物之情也象也者盡物之形也數也者盡物之體也仁也者盡人之聖也禮也者盡人之賢也義也者盡人之才也智也者盡人之術也盡物之性者謂之道盡物之情者謂之德盡物之形者謂之功盡物之體者謂之力盡人之聖者謂之化盡人之賢者謂之教盡人之才者謂之勸盡人之術者謂之率道德功力者存乎體者也化教勸率者存乎用者也體用之間有變存焉者聖人之業也夫變也者昊天生物之謂也權也者聖人生萬民之謂也非生物非生民而得謂之權變乎

善化天下者止于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

觀物篇四十五

于盡德而已善勸天下者止于盡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于盡力而已以道德功力為化者乃謂之皇矣以道德功力為教者乃謂之帝矣以道德功力為勸者乃謂之王矣以道德功力為率者乃謂之伯矣以化教勸率為

道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教勸率為德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為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為力者乃謂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焉天地終則終焉終始隨乎天地者也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為古今亦未必為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若然則皇帝王伯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跡判體與用分心與跡判聖人之事業于是乎備矣所以自古當世之君天下

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革而因者消而長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一世之事業者非五伯之道而何十世之事業者非三王之

道而何百世之事業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業者非三皇之道而何萬世之事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伯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仲尼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如是則何止于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捨天地將

莫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者歟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至妙至妙者歟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跡也

觀物篇四十六

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伯也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德子三王尚親也孫五伯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五伯尚親以力嗚呼時之既往億萬千年時之未來亦億萬千年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耶此所以重賢堯舜至禹曰禹吾無間然矣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雖不敢比德仲尼上贊堯舜禹豈不敢如孟子上贊仲

尼乎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為不然定夫以百畝為土大夫以百里為土諸侯以四境為土天子以四海為土仲尼以萬世為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已來未有如夫子斯亦不為之過矣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與其富然後能富人不能自貴必待天與其貴然後能貴若然則富貴在天也不在人也有求而得之者有求而不得者矣是繫乎天者也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可修而得之不修則不得是非繫乎天也繫乎人者也夫人之能求而得富貴者求其可得者也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則謂其已之能得也故矜之求而不得則謂其人之不與也故怨之如知其已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與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邪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妄意求而得之也雖然天命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聖君艱難以成之庸君暴虐以壞之是天歟是人歟是知人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穰之奚益積功累行君子常分非有求而然也有求

而然者所以謂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餘事于其間哉然而有幸與不幸者始可以語命也已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湯以功有天下殷紂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天下三者雖時不同其成敗之形一也平王東遷無功以復王業赧王西走無虐以喪王室威令不逮一小國諸侯仰存于五伯而已此又奚足道哉但時無真王者出焉雖有虛名與杞宋其誰曰少異是時也春秋之作不亦宜乎

仲尼修經周平王之時書終于晉文侯詩列為王國風春秋始于魯隱公易盡于未濟卦予非知仲尼者學為仲尼者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出自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之功德自文武出而出自厲幽文武之基息矣由是犬戎得以侮中國周之諸侯非一獨晉能攘去戎狄徙王東都洛邑用存王國為天下伯者之唱和豈圭瓚之所錫其能免乎

傳稱子貢欲去魯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愈

于名實俱亡者矣禮雖廢而羊存則後世安知無不復行禮者矣晉文公尊王雖用虛名猶能力使天下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晉之衰也秦由是敢滅周斯愛禮之言信不誣矣

齊景公嘗一日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也諸侯僭天子陪臣執國命祿去公室政出私門景公自不能上秦周天子欲其臣下奉

已不亦難乎厥後齊祚卒為田氏所移太齊之有田氏者亦猶晉之有三家也晉之有三家者亦猶周之有五伯也韓趙魏之于晉也既立其功又分其地既卑其主又奪其國田氏之于齊也既得其祿又專其政既殺其君又移其祚其如天下之事豈無漸乎履霜之戒寧不思乎傳稱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矣周之衰也諸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預中國會盟仲尼始進爵為之子其于僭王也不亦陋乎

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舍葵攻取不顧德義侵侮齊晉專以夷狄為事遂復為越所滅越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楚所滅楚又不監之其後復為秦所滅秦又不監之

其後復為漢所伐恃強凌弱與豺虎何以異乎非所以謂之中國義理之師也宋之為國也爵高而力卑者乎盟不度德會不量力區區與諸侯並驅中原恥居其後其于伯也不亦難乎

周之同姓諸侯而克末世者獨有燕在焉燕處北陸之地去中原特遠苟不隨韓趙魏齊楚較利刃爭虛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雖虎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後天下事未可知也

中原之地方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而有祚長祚短地大地小者攻守異故也自三代以降漢唐為盛秦界于周漢之間矣秦始盛于穆公中于孝公終于始皇起于西夷遷于岐山徙于咸陽兵漬宇內血流天下

并吞四海庚革今古雖不能比德三代非晉隋可同年而語也其祚之不求得非用法太酷殺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書終于秦誓一事其旨不亦遠乎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殺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之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于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惡也者亦無敵于天下而天下亦共惡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

皇極經世卷第十一之上

1 (223) A 5 18 - 2